

新锐作家  
80后的主战场

点燃青春文学的**新**火花

# 新火花

系列丛书

XINHUOHUA

## 嗨！我们恋爱吧

洛清 主编

重庆出版社

新锐作家  
80后的主战场

# 新火花

点燃青春文学的新火花

系列丛书

## 嗨！我们恋爱吧

洛清 主编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嗨！我们恋爱吧/洛清 主编，—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05.8

(新火花系列丛书)

ISBN 7-5366-7331-0

I. 嗨… II. 洛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97627 号

## 嗨！我们恋爱吧

HAI! WOMEN LIANAI BA

洛清 主编

---

责任编辑：周北川

封面设计：Winsse

技术设计：洛思文化工作室

---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：400016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×1230 1/32 印张 8

字数 148 千 插页 3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200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10 000

---

ISBN 7-5366-7331-0/I · 1262

定价：16.00 元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1 冻

7 走失在 2004 的紊乱时光

24 立夏过后你要记得我

38 隔着百米去爱你

49 乔小西的 A 类告别和 B 类伤感

63 幸福,你微笑的弧度

73 只是一场烟花落

100 你唱给我的歌叫艾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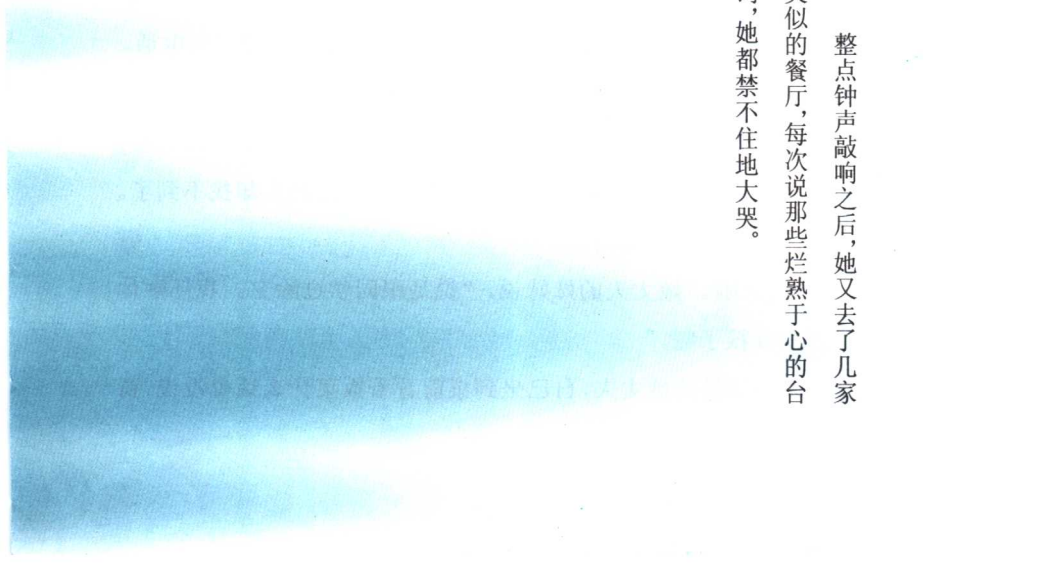
108 第三个耳洞

- 122 提拉米苏不要走
- 133 哭过就长大
- 139 给你我的明天画个句号
- 148 17岁的痘痘不见了
- 156 九月未央
- 167 雪人都已经原谅你了
- 174 长翅膀的宝贝
- 188 燕京以北，湘江以南
- 203 嗨！我们恋爱吧
- 227 有时，爱情只是一根手指
- 241 谁让你的世界划过七彩颜色
- 252 后记

蒋 峰

# 冻

整点钟声敲响之后，她又去了几家类似的餐厅，每次说那些烂熟于心的台词，她都禁不住地大哭。



她醒来的时候看到外面正在下雨。她听见雨滴敲打排风扇的声音，还有一些孩子在外面喊叫。她把大衣放在被子上压实一点。躺在床上她一动也不想动，点点思绪从天花板上脱落。她侧过身看了看身旁的女儿，小孩子正挥舞着双手抓着看不见的东西。她将女儿抱进被子里喂了一会儿奶，起身在桌上的烟灰缸里找了几根剩下半截的香烟一点点吸尽。之后她叹了口气，很惊奇地发现今天的呼吸竟是白色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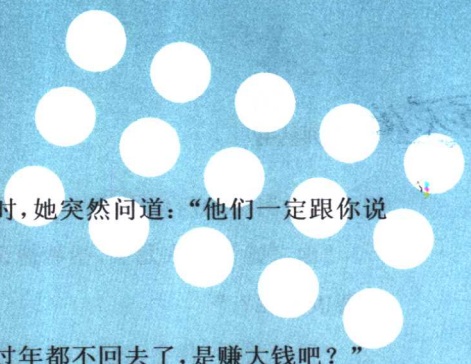
买菜回来时她在路上滑了一下，满怀好奇地回去重走了一遍。她发现这一处居然结冰了。做饭的时候她还盘算着这几天也许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。到了十五，她想，最迟过不了正月，气温会在春天到来之前转暖的。

傍晚八点钟她丈夫回来了。因为上面要求整个楼盘必须要在二月底全面竣工，所以他对她说从初一到初五他同样不用休息，拿双倍工资，直到大楼建成为止。吃饭前他们先给老家去了个电话。其实电话也真没什么好打的，无非就是说些万事如意这样的拜年话，而且还要跟家里那帮亲戚一个个说。先是问候她的公公婆婆，之后是她丈夫的哥哥姐姐，到最后反而是她最想的人却找不到了。

“我儿子呢？”她问。

“出去啦。”她丈夫的妹妹说，“说是跟同学过除夕。我怀疑他最近交女孩子呢。”

她将话筒给她丈夫，自己坐到桌前看着饭菜什么话也没说。待



嗨！

我们恋爱吧

她丈夫挂上电话后坐到她对面时，她突然问道：“他们一定跟你说恭喜发财了吧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还以为我们在广州，过年都不回去了，是赚大钱吧？”

他没回答，提起筷子吃起来。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他早就明白，当两个人偶尔有了分歧的时候，并不需要着手解决，而是避开它，把它放在记忆里被新的尘埃覆盖。好半天他们谁都没说一句话。快吃完时她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我今天去市场，发现有的路面已经结冰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可能是最冷的几天了。”

“是挺冷的，”他将半碗饭盛进一个盘子里说，“但今天出行的人将比哪天都多。”

“我是说，”她胆怯地说，“今天就别带孩子出去了。”

“不带孩子，你自己出去？谁会给你钱啊？除非是做鸡。”

“也不差这几天，过了正月就暖和了。”

“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一年就这么几天有钱赚。”他放下筷子，躺到床上去了，道，“再说，这不比在家里好多了吗？家里都下着雪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。她站起来收拾碗筷，走进厨房。很快就有“哗哗”的流水声传到屋子里。

“儿子今年念高中，”她被他突然的话语声吓了一跳，转身看见

他正倚在厨房的门旁问她，“再过三年上大学，这费用你想想吧。”

“你，”她关掉水龙头，指着他说，“当初我跟你来广州，谁知道是要饭的呢？”

“我不要饭，我会盖楼。我让你盖楼你会吗？”

“好，你去跟咱爸说啊！”她将洗碗布摔在水池里，“你说你儿媳和孙女在广州要饭呢。”

4

“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跟我爸说这个，我抽死你！”

“我就是说说而已。”她又打开水龙头低声道。

他回屋里躺到孩子身边。女儿双手还是挥舞着抓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她一醒来就这样。他闭上眼睛，耳旁又叮叮当当地鸣起来，比工地还吵。他想改天应该去看看医生。一定是心理作用，他琢磨着；不然就等大楼竣工后再去找个别的工作干。

“实在不行就别去了，”他闭着眼睛说，“谁都得过这个年是不是？”没人回答他。他点亮灯起身看看，她们已经下楼了。

她这回出去感觉不是那么冷了。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，仿佛在等午夜钟声敲响好沿着长街游行。因为不允许放炮竹，人们就举着电子花束在夜里挥来挥去。她在王朝广场前的水池旁边歇了会儿，看见好多金鱼浮在水面上，已经死了。她伸出手指在池水中点了点，还好，没有结冰。她回头看看孩子。她已经仰着头在她背上睡着了。

在烧烤屋和酒吧她和女儿都被那里的老板轰了出来。茶餐厅

老板人很好，给她让出个座位，又吩咐服务员倒些热茶给她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老板大声问她。有几个常常来这里吃宵夜的熟客禁不住笑了。

“这是我女儿，”她指着背上的孩子说，“她爸爸上个月在工地上摔下来死了，留下个姑娘才两个月。你说我们娘俩儿可怎么过啊？”她说着说着哭了出来。平常她说到这儿也要哭，但今天或许是动情了，心里确实觉得有些不好受。

“大过年的，”老板站起来，对大厅里的顾客喊道，“我说诸位，咱们过年，她母子俩就不是人了？我看大家多少都帮一点吧。”老板带头掏出十块钱塞到她手里。除了那几个熟客，其他人都纷纷施舍了一点。她对每个人鞠躬致谢时泪水又一次禁不住涌了出来。

走在外面，她将手中的钱一张张地叠好。她查了查，一共是五十多块。到月底还要返给茶餐厅老板六百元。这是他们月初讲好的，就是说除了还给老板三百元领头施舍钱，还要再给三百。

整点钟声敲响之后，她又去了几家类似的餐厅，每次说那些烂熟于心的台词，她都禁不住地大哭。她不知今天是怎么了。在路边的一个善心生意人烤了三只生蚝送给她。她将这些带回王朝广场的水池边，小心地吸着里面的蒜茸。

“妈妈。”她听到喊声，回过头，女儿还在仰头睡着。她俯下身，拨了拨水池里的水，有些还没冻死的金鱼赖在一起，一动也不动。

快天亮时她和女儿回到家。她丈夫听到敲门声便点亮灯，帮

嗨！

我们恋爱吧

她把女儿卸下来。

“再吃点饭吧！”她丈夫说，“你今天本来可以不出去的。”

“我看外面也不是那么冷的，”她看到他已经做好饭菜了，“可能下午冷是刚下雨的关系。”

她洗完手，问他：“你没睡觉？”

“没睡觉，躺着躺着就醒来。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。”

“没事，再说今天人家给的钱确实比平常多。”

“喝点酒吧！”他倒满杯子，“这还是年夜饭呢。”

她笑了，一口将杯中酒饮尽，道：“你妹妹说咱儿子交了女朋友，你问问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那是她瞎掰，她没事找事逗咱们。”三杯酒后就他没再喝。他吃了口饭说，“我看，今晚你就别出去了。”

“不用，”她说，“今天初一，钱肯定多。没准还有红包呢。我发现个事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时候吧，咱大人觉着冷，小孩子还真冻不坏。”

“你一会儿睡觉，等我回来再说吧。”他破例又倒了杯酒，走到床前对孩子说，“来，我还得给你拜个年。”说完他一饮而尽，戴上安全帽出去了。

那孩子双手在空中抓啊抓啊，什么也没抓到。等到她满周岁时，父母才发现她是先天性失明。她，其实她是我妹妹。

语笑嫣然

# 走失在2004的紊乱时光

她们想起翠翠，想起等等等等，想起辜负和被辜负的爱情，想起紊乱的旖旎时光。前尘种种，恍惚间无疾而终。



2002年12月31日午后2点30分，予璨趴在阶梯教室冰凉的课桌上睡觉。冬日里难得的潋滟暖阳，从窗口稀稀疏疏地洒进来，仿佛镀了一层金。老师西装革履唾沫横飞地讲述着，予璨却只在一场周公会上将某些过往的时光断续回想。

予璨住小城，辛辛苦苦埋头读书，在没有爱情远离非典的时代，快乐藏在心底，予璨始终维持她冰冰凉凉的表情。她喜欢一切繁复的东西，耳环、项链、手镯、戒指，琳琳琅琅戴满身。顶着老师异样而略带担忧的目光，她径自昂首阔步地走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予璨常常这样想，然后嘴角就浮起轻蔑的笑，看镜子里的自己面如雪腮似霞，顾盼生辉。

高考过后，予璨拖着硕大的行李箱感觉自己像要环游。她来到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，一切像迷宫似的让她不可轻率。孤单是空投的炸弹，毁了她的安乐窝。她的面色越发冷凝，沉默如停止摆动的钟，即使对人谦和，也总觉难以亲近。

恩珞与她同寝室，细细的眉眼半边酒窝，内里似有散不完的微笑时刻都挂在面庞。她挽着予璨的胳膊走路，闲谈八卦。天蓝云白，她的快乐晕染着予璨，步履轻盈得像夏天的裙摆。

偶尔镜铄在路上碰见，攀上予璨的肩膀就故意将恩珞调侃了去，诸如笑她是娃哈哈或者小猴子，永远长不大。恩珞白骨精似的

要掐镜烧水嫩嫩的脸，五彩的指甲在太阳底下来回晃，三个人，便一路走一路闹。予璨去了阴霾，忧伤减轻，总还是在心里空出一块地来，寸草不生地荒芜着。

## 2

初入校，洛衣结识杨慕，万千光辉里她想起席慕容的诗：假如我来世上一遭，只为与你相遇一次，只为了亿万光年里的那一刹那，一刹那里所有的甜蜜与悲凄。

彼时，学校普及 Internet，给寝室装宽带。杨慕是网管，扛了密匝匝的网线极礼貌地敲门，予璨打开，洛衣回眸就觉阳光晃了她的眼。

有些人，无须描述无须追究，刚刚好就可入对方的眼，心念念以为是永远。很久很久以后洛衣还在假想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她是不是就能不爱那么久，不愁那么多。

细谈下，才知杨慕与洛衣同级，计算机信息学院。初识一个人当知道的都知道了，洛衣仍是觉得心里铺了个无底洞，恨不能将有关杨慕的种种尽数收纳。

杨慕却丝毫没有觉察，仔仔细细将交换器装了，道再见，转身离去的背影刚好覆盖上洛衣低垂的睫毛。她的脸颊，至此酡红一片。

至此杨慕便成了洛衣的秘密，含在口里窝在心里，怕旧怕碎怕

嗨！

我们恋爱吧

风化。往往，千里迢迢刚好遇到，却仍有一个环节，错了乱了疏漏了，爱便烙上枷锁心口难开。

怕只怕，爱也是一种伤害。

洛衣心底起起伏伏的甜蜜与疼痛缠了她一日复一日，她第一次将暗恋这样没出息的字眼跟自己对上号，说不出的失落与彷徨。

10

四个女生，惟予璨以睿智的表情起誓，不沾染爱情。穿肠毒，蚀心药，一旦遇上若不能甜蜜到底就必定劫数难逃。她的话说得头头是道，仿佛箴言一般叫大家瞠目结舌。

镜娆抹着斑斓的指甲油嘀咕，予璨和洛衣，一个睡美人，一个灰姑娘，咱寝室还真齐了。恩珞不服气，故意凑过去问镜娆姐姐又是什么。镜娆瞄她一眼，小样，你不就希望我说你是公主中的公主吗？可我看你顶多不过就是那颗豌豆。恩珞咧着牙推她一把，就巫婆巫婆地满校园喊。

那样的年纪，锋芒初露，虽是玩笑，骨子里仍旧谁也不饶谁。

3

世间女子，情深似海者不计其数，心若磐石丝毫不动的，实属凤毛麟角。予璨亦不能免俗，即使事隔两年，她想起，仍会在暗夜唏嘘一番，心隐隐作痛。

葛玄同，背笔直而眼明亮，出现在予璨 18 岁的光鲜年华。彼时

嗨！

我们恋爱吧

的小城，高中女生的长发是必须束成马尾的。予臻不依，索性入了理发店对乌黑的头发又烫又染，活脱脱出落成精致的妖精芭比。

她冲镜子里的自己微微笑，葛玄同就在她身后，啧啧赞叹。两人皆怡然自醉。

予臻回身说谢谢，葛玄同眨了眼睛眉毛向上挑，不谢，他说，这是我的分内事。

此后，葛玄同便成了予臻的专业发型师。与众多在发廊工作的男子不一样，他穿整齐的中山装，简单的寸头漆黑如炭，叫予臻看着有满心的欢喜。他的十指白皙而修长，拿捏亦妥当，将予臻的一头卷发打理得如童话世界的海藻般旖旎。

一开始予臻反复地答谢，说多了自己也腻。葛玄同就拿电吹风呼啦啦地从她头发上扫过，尔后摆出得逞的调皮表情，说，你再言谢就是不将我当朋友。予臻哑然，好一句不把我当朋友，主顾关系豁然消退，连空气亦随之暧昧几分。

也是那时起了传言，四面楚歌逼着予臻丢盔弃甲落荒而逃。她不再去葛玄同的店，头发像失了营养的草，疯狂而杂乱地长。身体里某个角落如生出结石一样不可触碰，动辄重伤。她明白了自己的窘境。

她承认心里从此住进一个人。

再后来，葛玄同找到予臻，焦急而焦躁。她躲闪不及，被他一把拽进怀里。她呼吸停顿听见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她泪

盈于睫，颤颤地说我很好，哥。

葛玄同凄楚地笑，你要念大学了是不是，我早知彼此不能门当户对。夏日的晴天，倏而开始闪电。

恩珞扯着予璨的衣袖，想什么呢，呆子？予璨回神不及，低着嗓子说了声对不起，眉心一个川字，堪比拥挤的乌云。恩珞惊呼，你有何对不起我？是弄坏了我的 CD，还是打翻了我的宝贝香水啊？予璨这才醒悟，转换了笑脸同她打哈哈。

12

时过境迁，爱情和寂寞同时将她掩埋。她佯作坚强实则呼吸困难，胸腔里每吸入一口气就会将葛玄同死死地想起。她对不起曾在母亲面前跪下的誓言，我将今生不爱葛玄同。亦对不起，在他面前撕心裂肺的一句，是你误会了我。

4

是你误会了我。齐佑禹对恩珞也是这么说。他说，我们已经分手。恩珞心头一伤，没了措辞，笑容如暗夜颓败的花。良久她才回话，你也误会我了，不过略尽关心而已。

齐佑禹咳嗽两声，视频窗口中浮现他微红的脸颊。恩珞在这头，掰一块 DOVE 扔进嘴里。齐佑禹曾说，吃巧克力能让人快乐，恩珞记得。从开始到结束，短暂的点点滴滴，清晰如昨。

他们在午夜空旷的马路中央亲吻，放肆而热烈。灯蛾盘旋汽